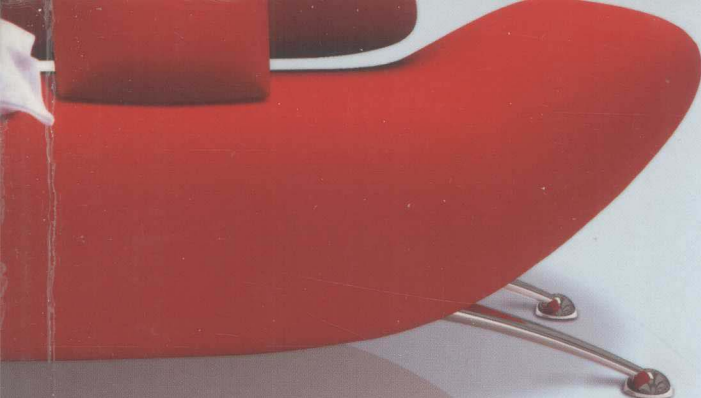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心跳
PALPITATION DESIGNER

韦多情 著

设计师

“你被设计了”
如果连心跳都可以设计，
刻骨铭心的爱情也可以吗？



新华出版社

设计(



心跳设计师

韦多情 © 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跳设计师/韦多情著.——北京:新华出版社,2009.8

ISBN 978-7-5011-8887-1

I. 心… II. 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8625 号

心跳设计师

著 者: 韦多情

责任编辑: 张 程

选题策划: 苏爱丽

封面设计: 柏拉图创意机构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40mm, 1/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313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8887-1

定 价: 26.80 元

本社购书热线: (010)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电话: (010)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电话: (010)68567015



旦夕之间，对于生命的千般流转，尽须赋予
无尽的忍爱；

深情是一桩悲剧，必得以死来诠释；

你真是一个令人欢喜的人，你的杯不应该为
我而空。

题记



chapter.1

搬进新家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就发现隔壁有点异常。

收拾了一天东西，已经累得半死；但对于新家的不适应，让我有点失眠。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着，忽然听到隔壁的开门声，似乎还有女人的轻笑声。

我一下惊醒了，看看表，已经两点多。扰人美梦，罪莫大焉，我心里咒骂着，起身去上了个厕所。很快，又听到了隔壁水龙头的声音。我住的是两居室，在太阳宫附近，价格倒也不贵，一千八左右。当初租这个房子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，现在看来前房主不住可能是有原因的。很快我便证实了自己的猜测。

正是六月份，北京炎热的季节刚刚开始。我先开着空调在房间里储存点冷气，睡觉前再关了，主要是怕一个人睡着了给冻出毛病来。据说曾有一哥们空调开得太冷睡了一晚上，结果第二天便瘫痪了。说归说，不可当真。但由于多年的生活习惯，我在这方面还是非常小心的。前女朋友赵艳曾一度说我有强迫症，具体表现在睡觉前一定要检查门窗，看看煤气，有时候哪怕是我们刚做完例行功课，她正心满意足地回味着，我也会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去例行检查。这种小事情多了便渐成习惯，再多了便会变成矛盾，积累到一定程度便是火山爆发。现在想来，赵艳跟我恋爱七年之后能狠下心分手，估计也与此不无关系，并非所谓的七年之痒。两个人在一起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，但有一天终于彼此无法忍受的时候，分手或许就成了必然。

尽管我很痛苦，甚至一度想不开，但爱情既然已经结束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忘记。

但王家卫说了,当你越想忘记一个人的时候,反倒记得越深。所以我忘记她的结果,反而是天天想她。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想换个环境。离开我们一起生活了多年的那个地方,或许会是一番新天地吧。

有这样一句话,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。我无法如圣人般超脱,所以只能以一种庸俗的方式逃离。一个很老的广告说了,其实男人也脆弱。这我承认。

躺在床上,听着隔壁的水流声,还是睡不着。索性爬起来上网。这个时候上网的人依然很多,大家都是孤魂野鬼,彼此凑在一起了然无趣。多年前还曾对陌生人吐露心扉,后来便只是相对无言。大家都一样,偶有不痛不痒的问候,犹如隔着千山万水。

还好有一个人的头像亮着,是一个湖北的小姑娘,现在传媒大学读大一。我叫她小妹,认识已经多年。说起来跟小姑娘的认识让我顿生一种恍若隔世之感。那应该是多年前了,我只记得那时候她才初三,而现在却已经是大一了。先是她一同学找我聊天,当时我对女朋友死心塌地,所以对她的同学冷若冰霜。她同学很不爽,所以让她来加我。因为她是个小美女,她同学想让我对她动心,然后再来戏弄我。结果我百毒不侵,无论她说什么都不上当。就这样一来二去地聊着,没想到竟然慢慢熟识。等她上了大一时,我跟她的感觉已经很亲近了,我叫她小妹,而她叫我大叔,想想也挺有趣的。虽然这种叫法有点乱辈,但我们乐在其中,后来成为一种习惯便再也无法改掉。

她刚到北京后我们见过一面。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诧异于她的美丽、可爱和清纯。那时候我跟赵艳虽已有点审美疲劳,但对于她也没有什么想法。见面后我们没有任何的陌生感,如同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,彼此都觉得很亲近。

她的名字跟她的人一样美,叫艾婷婷。虽然这个世界上叫婷婷的女孩子很多,但我觉得她的名字是最好听的。

小妹问我:大叔,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呀?

我说:睡不着。

小妹问:为什么呀?

我说:今天刚搬家,可能有点不适应。

小妹问我搬哪里,这个时候我天生的嬉皮士风格发挥出来一些,灵机一动,说:我住在太阳宫,面朝西坝河。

小妹妹说:什么呀,到底住哪里?

我还是嬉皮到底,说:反正是个好地方,你尽情想象吧。

小妹嘻嘻一笑,说: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——你住在西坝河,面朝太阳宫?



我说：你真聪明！聪明的孩子有人疼。

她说：那怎么没人疼我呀？

我打出了三个字：有我呢。心里却蓦地一疼。多么熟悉的感觉，当年和赵艳刚开始时，不也是说着这样的话语？那时候许下天荒地老的誓言，却抵不过时间的风雨。七年后，我们的爱情灰飞烟灭，谁可曾想到当初？

赵艳，这一刻你在做什么呢？

就在这时，我又听到了隔壁传来的一些奇怪的声音，起先是女人的说话声，接着还有男人说话的声音，再后来好像还伴随着其他声音。我心想原来隔壁住了一对狗男女，正在进行一些人的常规勾当。

这样一想，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平静了，再想起跟赵艳在一起的一些温柔场面，我不由得悲从中来，恨不得仰天长啸，真想马上发泄一下。

隔壁的声音越来越复杂，似乎不止一个女声。伴随着不时的尖叫声，我的感觉瞬间变得很复杂，心也一下子坠入了无边的虚空中，虚到无所着落，无所依傍。

小妹看我半天不说话，又打过来一句：大叔，怎么不说了，你在想什么？

我心里越来越难受，忽然觉得世间的一切都了无意义——我又爱过谁，谁又爱过我？这世间所谓的爱情，不过是一场时间与欲望的游戏，一个人置身其中，终有一天你会再度坠入孤独的深渊。那么，我又该珍惜谁呢？

沉默片刻，我终于冷笑一声，好吧，那就让一切都结束吧。

然后，屏幕上清晰地出现了一行字：我很想你。

小妹突然不说话了。我站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。冰冷的水渐渐平息了体内的欲望。看着屏幕上依然亮着的头像，我突然有点后悔了。

我想说，小妹，这不是我的本意。但这又何尝不是我的本意。那一刻我的确是想身边能有个女孩子陪伴，小妹难道不是对象吗？我们认识多年，最多偶尔说一些亲昵之类的话。但男女之间的暧昧，任何一个男人都是想落到实处的。我也不例外。

这一句话之后，我们多年来的亲近顿时荡然无存。

小妹，对不起。

我望着她的头像发呆。隔壁的流水声又响了起来，我真想大骂几声，但想到夜里河东狮吼会破坏邻里关系，便强忍住了怒火。

又过了片刻，小妹的头像闪动了，有信息发过来，我的心里突然有莫名的激动。赶忙点开来看，小妹问道：大叔，你是不是失恋了？

我的心里突然有点伤感。多善解人意的孩子，一般女孩在这种时候通常都会

说一个字：“滚！”而她居然能想到我失恋了，我马上想到了一个词来形容她：冰雪聪明。非如此不足以赞美她。

我说：小妹，对不起，是我心情不好，你没猜错，我是失恋了。

小妹问：这就是你搬家的理由？

我无言地点点头，嗯了一声。只要她开口说话就好，我们多年的关系看来并没有因为一句话而受什么影响。以她的年纪能做到这一步的确难能可贵，而我也未免太无耻了点儿。

小妹问：你很痛苦吗？

我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痛苦吗？我真的痛苦吗？

这个问题我的确有点茫然。说不痛苦那是假的，七年的爱情，可以称之为马拉松了。世间有多少男女朝三暮四，能有几个人将一份爱情相守七年？但七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七年并不能将你和一个人绑在一起，那根叫做爱情的线有时候脆弱得只需要几句话就可以戛然断裂。我痛苦吗？我不痛苦，甚至当我和小妹说了那句话之后的懊悔，也比我的痛苦来得更强烈一些。

所以我只能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，我心里难受，但决不是痛苦。

但我不能跟她这么说，只是嗯了一声，表示默认，同时又不违背我心里的真实意思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随后小妹竟然打过来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答案，她说：大叔，那我去陪你吧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说了声“好”，告诉了她详细地址后，看着她的头像变暗，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

内心还是有一些幻想的，但所有的一切又让我觉得这不是自己心里所想的。我问自己，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？

如果只是发生点什么，或许小妹既然要来，她肯定已经想到了，但我并不是真的想和她发生关系。除此之外，那又是什么呢？

想来想去，实在没有答案，后来终于还是给自己找了个借口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可能是想有个人陪陪自己吧。换一个比较抒情一点的说法，今天晚上我有点寂寞了。网上有句话说，最大的寂寞并不是寂寞本身，而是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居然找不到一个陪你的人。这个说法足以自欺欺人。我貌似平静地等待着那个时刻的来临。

半个小时后，电话响了。

小妹到了。



chapter.2

马路边有一辆车，似乎还亮着灯。我正在四处展望看小妹在哪里，却看到车窗摇了下来，小妹正冲我招手。我走过去，以为她还没有给司机付钱，准备要掏钱时，小妹却示意我上车。

我有点疑惑地打开车门，坐在了后座上。小妹今天穿一件T恤，下身是条短裤。她的身材还是不错的，我不由得咽了下口水。

车却发动了，我奇怪地咦了一声，问：“小妹，怎么，你这是去哪里？”

小妹狡黠地一笑：“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你去了就知道了。”

我心里还琢磨着这小东西难道还另有根据地不成？但看到她那张光滑如玉、纯洁的脸，又觉得不大可能。

我只好说了声“好吧”，伸出手去搂住了她的肩。她的脖子上挂着mp4，耳朵上还塞着耳机。哆嗦了一下，想避开，但又没有躲避。一个耳机从耳朵中滑落，她紧张地一手抓住了线。我心里暗笑着把手放在她裸露的胳膊上，轻轻地摩挲着。

小妹往旁边躲了躲，说：“大叔，我给你听首歌吧。”

她毕竟才十八岁，而我已经二十八，我多少还有点不好意思。

她把离我近的那个耳机塞进了耳朵，又调出了一首歌。耳机是索尼的，效果非常好。当忧伤的音乐瞬间响起，我突然之间便安静了下来。这个世间总有一种声音会瞬间穿透你的心扉。

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
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
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
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
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
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
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
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
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
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
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
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

窗外霓虹闪烁，午夜三点的城市正在沉睡。窗外不时有车辆呼啸着疾驰而过，像碾过心脏，突然一阵生疼。我跟赵艳毕竟七年了啊！七年的爱情，说完就完了。如果我们从大一时就开始孕育，七年后我们爱情的结晶至少已经在上幼儿园小班了。虽然上大学时还不允许结婚，但我们那时候没少幻想这个问题；如果我们三年前刚毕业就结婚，或许在平稳日子的滋润下，再借着中国这两年经济的高速增长，我们或许已经有房有车，步入了中产；再或者，当以往的某个时候她缠着我，我们终于结婚，那我可以很理直气壮地抓起电话，告诉老妈你儿媳妇怎么怎么样。而现在，她老人家对儿媳妇望眼欲穿，每次电话都是同一个内容，让我赶紧带赵艳回家给他们看看，把事情给办了。可怜她老人家一生英明，至今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我跟赵艳分手已经三个月零六天……

赵艳，你还好吗？

我闭上了眼睛，终于忍住了眼角的那一丝湿润。我没有流泪，但她走后，世间再无飞花细雨。

音乐依然响着，我突然感觉 mp4 里似乎只有一首歌，心里略微闪过了一丝疑惑，但却没有多想。小妹感觉到了我的异常，偏过头问我，大叔，你怎么了？

我说没什么，歌曲很好听。扭过头去，一排灯火一闪而逝。在这个城市中，有一盏温暖的灯火曾经属于我，我无意中把它熄灭了。爱情的火焰啊，此生它还会为我燃起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静静地听着，车内突然寂静。其实一直就寂静，但我终于完全沉入了这种氛围。北京，这座不夜的城，荒凉的城，繁华的城，落寞的城，它接纳了无数像我这样的异乡人，这一刻我在它的怀抱里疼痛——忧伤放旷，一腔愁绪，陪伴我的是一个整整小我十岁的女孩，我不知道是喜还是悲。

把头低下去，再低下去。靠近我，抱着我——小妹，让我就这样安放这一颗破碎的心灵，好吗？

车停了，我有点不情愿地睁开眼睛。这一刻忽然想到永远。

小妹说：“到了。”

我已经认出是后海边。此刻已是三点，依然有酒吧营业。椅子露天摆着，还有红男绿女们在饮酒作乐。灯光映照的水面波光粼粼，像一种虚幻的美，让人突然有种沉醉其间的冲动。自从和赵艳分手后，我去娱乐场所，便常常会有这种感觉，总觉得浮生若梦，活着了无生趣，倒不如早点解脱。

找了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坐下，内心渐渐平息。看着小妹清澈的目光，我有些汗颜。在我眼里，她其实还是个孩子，而我却在想什么呢？

要了啤酒，冰冷的泡沫在口腔里，像是一种叫做相思的药，想一个人更加深入骨髓。忽然想到赵艳曾开玩笑说我把一个如花少女培养成了家庭主妇，成天只知道吃喝拉撒。别人的男朋友会时不时地带女孩去看个电影、泡泡吧什么的，而我最多就是带她在小区的广场上散散步。以前的时候，还老牵着手，做亲密状，后来连这个动作也省了，貌似老夫老妻般，走在一起中间可以让一个人畅通无阻。我不爱说那些甜言蜜语了，不给她买小礼物了。总之是一大堆我的不是，我当然矢口否认，并立刻还以颜色，以前她如何如何对我好，而现在怎么怎么对我不好。说到后来，两人从起初的玩笑上升到口角，再到争吵，最后势同水火。

如果那一刻我能想到以后，我还会那样吗？我一仰脖，一大杯啤酒倾注而下，我的胃是它最好的归宿。人生失意须尽欢，莫使美女空对我。我又要了一杯，示意小妹跟我一起喝。

小妹似乎被我的样子吓坏了，她两手紧握着杯子，紧张地看着我，想说什么又不敢说，半天终于憋出一句话：“大叔，早知道你这样喝，我就不带你来了。”

我哈哈大笑，心想，多单纯的孩子，便笑着问：“那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呢？”

小妹双手拄着下巴，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又看看我，说：“你不觉得这里很美吗？你看看天，夜空好美啊，还有星星。我来北京都八个月了，还没有见过星星呢。”

我抬起头，是有两颗星星，挂在清冷的夜空，还谈不上有多美。据说小孩子的世界是最美好的，我点头表示认同，半杯啤酒又下肚了。

小妹又说：“你看这夜色多美啊，灯光照着湖水，我们坐在这里，你难道一点美好的感觉都没有？”

我说：“有，当然有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”

繁华过后俱落寞。我望望四周，看不出有哪一个举杯的人比我快乐。都这个点了，除非是夜生活极不规律的人，正常人群都该休息了。赵艳呢？她是否依旧是一个人？或者，身边正躺着另一个男人？

小妹看着我，目光清澈，眼神中不带任何尘世的颜色，说：“大叔，你知道吗？我希望你能快乐……”说到最后两个字的时候，她有点哽咽了。

我长叹一声：“傻丫头，谢谢你能陪我，我现在真的很快乐。”

可是生活啊，它永远也不会简单到让你只剩下快乐。聪明的小妹，可爱的小妹，美丽的小妹，纯洁的小妹，你还远未了解生活的本来面目。

我又要喝酒，小妹一把摁住了我的手：“大叔，不要喝了好吗？你这样会让我难受的。”

我看着她，看着这个犹如天使的女孩，心里对自己说，你都这么一个老男人了，干吗要让一个小姑娘为你难受？就算是装，也要装得快乐点吧？人生自有海阔天空，何必拘泥小情小感。去他妈的爱情吧，今夜我的眼里只有天使一样的小妹。

我说：“嗯，那我不喝好了。我们就坐在这里，看看夜空，看看灯光，看看星星吧。”

这话如此之酸，但小妹听了却很是喜欢。她继续用双手拄着下巴，轻轻感叹了一句：“大叔，你真好。”

我再次大笑，顿时无地自容。

就这样坐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，谈谈过往，聊聊将来，说什么并不重要。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，我忽然觉得心里面荡起了一丝涟漪。

小妹没有注意到我的变化，她一直侧着头看着湖水。夜色下的湖水泛着微波，要多美有多美。而注视着她美妙绝伦的侧影，也不失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心情竟渐渐好了起来。

小妹看我半天不说话，终于意识到我在看她了，转过了头，但又很快转了回去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发现小妹已是泪流满面。她难道是为我而哭吗？我心里蓦然一震。

我说：“小妹，你怎么哭了？”

小妹连忙擦了擦眼睛：“没……没有，风把沙子吹进眼睛了。”说着假装揉了揉。

此时月白风清——哪来的风啊，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她，那丝涟漪在慢慢扩大，终于弥漫成湖。于是一片无边的水域啊，开始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。



一点一点。

一圈一圈。

无风自起，泛起层层波浪。

小妹，我想说，我喜欢你。

但我看着小妹纯洁而美丽的脸，终于还是什么也没说，继续把这种氛围延续了下去。

天渐渐泛亮。夏天四点多就天光大亮。搁平时我在睡觉也不大在意，但此时此刻，真想让夜能再长一些。

小妹看了看时间，说她白天还要上课，现在该回去了。

我是有点舍不得此种氛围。人生最美丽的时光，总是过得最快。小妹已经陪了我好几个小时，该放她走了。一想到“放”这个词，忽然有种针刺般的感觉，生生疼。

此时黑夜渐去，黎明来临。我希望今天是一个好天气。



chapter.3

小妹说：“如果悲伤的时候，就告诉自己，你要快乐，这样你的悲伤就会变成了快乐，就再也不悲伤了。”

可是小妹，你为什么也不快乐？

回家后，心里还是有点不痛快。小妹又给我发了几条短信，希望我能释怀。看着短信，万千思绪涌上心头。那种感觉很复杂——既有对小妹的心疼，又有内心的惭愧。

是的，在一种美好的单纯面前，我那原本已经被污染的心灵也变得美好起来。小妹啊，我以后该怎么面对你？

胡思乱想了一会儿，困意渐渐袭来。这一觉睡得如此香甜，直睡到下午一点才醒来。仔细回想一下昨晚的事情，感觉就像做了一个梦似的。以往每次醒来，我都会去想赵艳，从头想起——想我们七年来的点点滴滴，想她曾经说过的话，想我们许愿的将来，想我们是如何结束的，想我怎么会那么不知道珍惜……但这一次，我破天荒地没有想她，想的却是小妹。

不知道小妹今天有没有心情好一点。想给她发条短信问问，内容都已经写好了，却在发送的一瞬间，把发件人改为了自己。这是我的习惯，每次当我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便有意停下来，放一放，而过一段时间后，也许这件事情就不再是非做不可的了。

只是这一次，我忽然觉得自己也许错了。



我胡乱洗了把脸，套了件衣服便下去吃饭。锁门的时候，发现隔壁的门是开着的，我这才想到昨晚的声音，忍不住探头往里面望。这个房间的格局跟我的房间是一样的，所不同的是，里面却收拾得颇为雅致，一眼看到一条粉红色的窗帘，应该是轻纱之类的，一阵轻风吹过，窗帘立刻飘了起来，很有情趣的样子。地上是木地板，擦得很干净。客厅的门是那种可以滑动的玻璃门，墙上还挂着绿色的藤蔓之类的装饰物。能看到床的一角，粉红而松软的薄被子整齐地铺在床上，整个感觉看起来很温馨。

我心想这家倒挺讲究的啊，只是不知道人长得怎么样。正想着呢，有人出来了，我假装没有锁好门，装模作样地在一旁候着。

一股香气扑面而来，很快，我就看到昨夜让我难受异常的邻居，不是一个，而是两个，她们的后面居然还跟着一个中年猪头男人。

再看二人的样子，我马上明白了，原来如此。这两个女的穿着短裙背心，将曲线勾勒得凹凸有致。其中一个的腰露了出来，又细又白；另一个的腿很长，穿上高跟鞋后显得又直又白，脚趾甲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。从模样来看，本来她们可以天生丽质高贵优雅，为何偏要做这种行当？何以她们昨晚如此猖狂，要是天天都这样弄出动静来，估计早有人报110了。

那个猪头男人看到我在看他们，赶紧低下头走过去。细腰美女在锁门，我冲她们笑笑，也说不上什么感觉，反正就是突然有种想说点什么的冲动，可能潜意识中，我对她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。

但除了笑，却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好继续傻笑下去。

锁好门，俩美女下楼了，我也跟着下楼。猪头男子一出门，便钻进一辆宝马。她们冲他挥手，做再见状。我还是不紧不慢地跟着，欣赏着她们的细腰美腿。这两位美女的漂亮获得了公共的肯定，小区里几个遛狗闲聊的大爷大妈都一个劲儿地看她们，眼神里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。



chapter.4

我是一个 IT 从业者，这个职业吃的是青春饭。因为我们都有一天会年老色衰，然后被无情的时光扫地出门。我一度甚至想用存下来的钱开个小饭馆，自己当掌柜，热情地为客人服务，端茶倒水什么的。晚上就算算账，反正挣多挣少都是自己的，不用看老板的脸色。这个想法几乎要付诸实施了，却因为和赵艳的分手而中断。

自从赵艳离开后，我有时候挺灰心的。想想以前的日子多好啊，虽然平淡，但总有人疼。衣服脏了会有人洗，每天吃饭会有人操心，晚上回来晚了，会有人训你，早上不起，会有人掀被子。甚至，连吵架也成了美好的回忆。现在一个人对着空空的墙壁，对着虚无的网络，对着形形色色的网友，那种虚妄，让一颗踏实了七年的心慢慢失去了平衡。这也罢了，我相信，万能的时光终究会抚平一切伤痕的。只要给我时间，我总会忘却前尘，重新开始。会有新的姑娘出现，会有传说中的爱情降临，会有美好的日子到来——面包会有的，幸福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

但是，我无法应付目前的处境。

接完电话后，我立刻就愣了。是老爸打来的，说我有好长时间没给家里打电话了，他们很担心我。

我一算时间，的确是很久了。以前基本都是两周打一次电话，现在三个月了



好像只打了两次。虽然和赵艳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却始终没有把赵艳带回家过。父母从我口中熟知了赵艳的一切，还通过两次电话，几乎认定了她就是他们未来的儿媳。大学时代我觉得那时候带女友回家早了点，而刚工作那两年漂在北京不顺利。等到生活终于走上正轨的时候，按计划今年过年应该带赵艳回去见父母了，我们却分手了。我一直没有告诉父母这件事，因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

老爸说：“你妈不放心你，非要去看你，顺便也看看你女朋友。你不着急，她可着急着呢，想让你们早点把婚结了，别拖出什么事来。”

老爸接着说：“你妈现在已经在火车上了，她不让我告诉你，说要找到你住的地方去呢。我不放心她，怕她到时候找不见，你去火车站接一下她。”

顿了顿，老爸又说：“你跟赵艳说说，你妈是个急性子，本来这件事应该跟你们商量一下的，但以前说过很多次，你都没有上心，这次你妈也是为你好。赵艳是个好女孩，你可不要错过她。”

.....

挂了电话，我苦笑无语，比吃了黄连还苦——伟大的老妈啊，您不辞千里劳苦奔赴京城，我将代表首都人民热烈欢迎您的到来，一定要带您一览首都的大好风光，感受首都日新月异的变化。但是，但是——我又该到哪里去给您找一个儿媳呢？

饭再也没有胃口吃下去。草草吃了几口，我便无精打采地回家了。开门的时候我想起隔壁住着的那两个美女，心想总不能找细腰或者长腿来冒充我的女朋友吧，那样骗老妈，又于心何忍！她大老远地跑过来看儿媳，结果看到的却是一个行为不检点的不良少女，岂不荒唐？

当务之急是赶快想出办法来应付这一局面。我算算时间，大概只有二十个小时左右，老妈是要来看儿媳的，这是大前提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给她看，否则其他的办法都解决不了问题。而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一个女朋友，并且培养出感情，让老妈满心欢喜，还不能看出破绽，简直比那部有名的《反恐二十四小时》还要惊心动魄。

还有釜底抽薪的办法，干脆实话实说，但我思来想去，那样对老妈的打击又实在太大了。老妈患胃病多年，不能生气，一生气就吃不下饭，保准犯病。告诉她实情很有可能会引发她的病情，这么做是万万不能的。有些事情是必须要用时间去化解的，否则，当事人会很难接受这一现实的。我决定还是采用“瞒天过海”之计。老妈啊，请您原谅，儿子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